

七日談

(香港篇)

下周一即白露。

白露來，仲秋始，秋意漸濃。該落下的葉，該熟了的果，該紅了的柿子，該黃了的稻穀，以及那一抹最重要的秋涼。感慨歲月如流，轉瞬一年已過大半，暑氣尚未褪盡，晨光卻帶着涼意。目光所及，既有「晴空一鶴排雲上，便引詩情到碧霄」的天高氣爽心曠神怡，又有「青霜紅碧樹，白露紫黃花」的秋實景美璀璨繽紛，白露至此，勝卻人間無數。

白露是秋天第三個節氣。「秋屬金，金色白，陰氣漸重，露凝而白也」，秋之主色調即為白色，金亦具收斂、堅韌、肅穆、清冷等特性，不僅預示秋風蕭瑟、草木搖落，也與萬物成熟、倉廩豐實的農耕景象相對應，象徵着收穫、秩序與富足。當早晚溫差驟然拉大到全年峰值，夜間地表輻射散熱加快，近地面空氣溫度下降，過飽和水汽依附草葉凝結為露，曰之「白露」。但究竟秋白源之白露，還是白露得名於秋之色白，早已不可考。

近來香港雨多，清晨一推窗，遠處山巒雲霧繚繞，氤氳浮沉，宛如一幅水墨畫。樓下花園中的桂花忽然就香了，細碎的金黃藏在葉底，不張揚，卻悠然飄盪，浸滿整個院落。待到晚間，一輪明月高掛樹梢，看似近在咫尺、觸手可及，卻又遠在天邊、遙不可及，中秋也近了。露是人間的

水，白是天上的月，一露沾衣，沾的何止是水？分明是時光的痕跡，令人在仰望中徒盼團圓。

下午無事，與朋友們相聚品茗，飲白露茶。三兩對坐，共飲笑談。最後姍姍來遲的老友拎着一水桶，說是前一陣學古人尋山問水，得獲某禪師相贈以無根之水，用來泡茶，口感乃至味也，引得眾人圍觀。只見沸水注入新杯，龍井葉片驟然翻騰，如舞者舒展腰肢，清香絲絲縷縷溢出。老友提壺五次注水，茶湯碧綠清亮，醇香沁人心脾。一盞入喉，自然真味，直漫心頭，大讚「茶性必發於水，八分之茶，遇十分之水，茶亦十分矣」。

水真乃茶之母。早在唐代陸羽便在《茶經》中建立系統擇水標準，「其水，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」。後世將此進一步細化，把宜茶之水分為四等級：一等為「天水」（無根水），二等為山泉，三等為江河水，四等為井水。無根水位列榜首，足見其在古人心目中之崇高地位。

我人生第一次知無根水，來自《西遊記》第六十九回中朱紫國國王患病，孫悟空為其配製藥丸，強調無根水送服。何以無根水？他釋為「井中河內之水，俱是有根的。我這無根水，非此之論，乃是天上落下者，不沾地就吃，才叫做無根水」。意即從天而降未沾塵，保持天界原始能量的

雨雪霜露等，使無根水具象化為一種具特殊效用的神奇之水，在道教修煉、中醫治療和文人雅趣中穿梭千年。既是溝通天人的靈性媒介，也承載着反璞歸真的哲學智慧。但實際生活上，無根水只是取水方法之一，因時、因地、因便宜條件從事。如有些茶人取初雪之水、朝露之水、清風細雨中水，露天承接、不使落地。甚至有人專於梅林之中，取梅瓣積雪，化水後以罐儲之，深埋地下，來年用以烹茶。

古人認為無根水相比其他水質更為純淨、污染少、雜質也少，在中國傳統文化譜系中是一個具詩性特質的概念。道家「水利萬物而不爭，萬物莫能與之爭」，水是道門五供之一，「無根水」更吸納天地純陽之氣，能清淨濁垢、凝聚靈氣，可輔助修煉、治病及招財等。其中神醫華佗在道士加持下，以無根水作介、一喝天眼開之傳說廣為流傳。中醫學視其為珍貴藥引，無根水性平味甘，能清熱潤肺。《紅樓夢》裏薛寶釵以白露之露入藥「冷香丸」，《封神演義》中多次提及服用某些解藥或仙丹需無根水為引。對於文人雅士而言，水是茶味「放大器」。品茶不僅是解渴，更是一種藝術和修行。唐代白居易「融雪煎香茗」，宋代辛棄疾「細寫茶經煮香雪」，乾隆帝更專為收集荷葉露水泡茶。他們認為天賜之水清、



▲茶農在雲南省保山市騰冲市團田鄉大坪山生態茶園採茶。

新華社

輕、甘、冽、活，能最大程度激發茶葉香氣與韻味，增添品飲雅興，本身亦是連接自然、修身養性的風雅之舉。於是有了「櫟翠庵茶品梅花雪」，妙玉以「舊年蠲的雨水」為賈母奉茶，而單獨招待林黛玉、薛寶釵的「梯己茶」，則是更為珍貴的「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」水。她用鬼臉青花甌收雪埋地下五年後方啟封，以求茶之真香，將無根水之講究推向極致，每一種都是對大自然的致敬。

我更相信人與人之間，茶氣亦是相通。水茶之外，一起喝茶的人，才是那泡出茶魂的關鍵。對的人，一泡茶能喝出山野之氣、明月之華與生命之思；不對的人總覺茶不好、水不行，抑或氛圍不合適，再好之茶也泡不出應有神韻。《金剛經》之六如

偈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世間萬象空幻不實，應觀苦、觀無常、觀無我。觀乃雙向，觀人觀己。同頻之人共飲，首在誠靜，端正思想，觀其奧妙，適時喚醒良心、良知、良能；二是內化，不耗茶氣，體悟感應，無為內斂，舒展本真；三是行止，常思大局，見微知著，審時度勢，清晰通透，趨吉避凶。當對的人遇見對的茶，水喚醒茶，茶成就水。茶早已不僅僅是茶，更像是百態人生，觀天觀人觀事觀局觀勢，譜寫出不同人的生命狀態。

茶遇水是緣，人遇茶是福。白露前夕，端着一碗清茶水，內心從容安靜，苦甘皆忘，無茶無我，唯餘一片澄明照見本心。

54 駿馬與騎手舞團演員同台獻藝 馬術劇場《CAVALLUNA》亞洲首演

合家歡馬術劇場《CAVALLUNA 馬術 x 劇場穿梭異境》將於9月8日及10日至13日在啟德體藝館舉行亞洲首演。這是《CAVALLUNA》首次走出歐洲，也是啟德體藝館首次迎來動物演出。54匹參演馬匹日前乘專機由比利時抵港，104名團隊成員亦隨行來港；場館內已運入150噸沙及15車器材，並搭建臨時馬房和沙地舞台。活動獲文化體育及旅遊局「文化藝術盛事基金」資助。



掃碼睇片

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實習記者 楊沐頤

創作團隊、演員及參演馬匹合影。

主辦方供圖



▲參演馬匹來自意大利、瑞士、西班牙、荷蘭等國家。

主辦方供圖

《CAVALLUNA 馬術 x 劇場：穿梭異境》
時間：9月8日、10日至13日
地點：啟德體藝館

《CAVALLUNA》由德國 Apassionata World GmbH 製作，過往每年花約八至九個月，在德國等歐洲地區約35個城市巡演。今次香港站是作品首次在亞洲亮相，也是團隊成立25年來首次走出歐洲。行政總裁 Johannes Mock-O'Hara 昨日在簡介會上表示，今次共有104名團隊成員及54匹馬來港，並稱這是「啟德體藝館第一次迎來動物演出」。

香港站售票反應超出預期

作品講述年輕巫女 Meerin 原本擁有將畫作化為現實的能力，卻遭族人逐出家園，並失去魔法。她在旅途中落入邪惡巫師 Røndrup 及其侄女手中，兩人企圖利用她的能力實現陰謀。Meerin 除了要擺脫追捕、幫助遠方國度的一名年輕國王，亦須克服內心的懷疑與恐懼，重新相信自

己，才能尋回魔法並穿過通往異世界的大門。

Apassionata 創意總監兼《CAVALLUNA》作者、導演及作曲家 Klaus Hillebrecht 表示，故事着重 Meerin 如何跨過「內心的懷疑和障礙」。「至於她能否克服重重困難、重新找回魔法，便要留待觀眾在演出中尋找答案。」

談到作品的音樂，Hillebrecht 形容團隊已發展出一套獨有的《CAVALLUNA》風格，「它以電影音樂為主，但也有觀眾可以跟着唱的歌曲，有緊張的音樂、浪漫的音樂、宏大的交響音樂，也有搖滾音樂。」團隊亦為香港站重新調整部分場面鋪排及舞台效果，並預告演出將加入一項「與馬匹有關的 LED 驚喜」。香港歌手吳倩怡（Sinnie）亦會參與演出，現場演唱其中一首歌曲。劇場選擇香港作為亞洲首站，Mock-O'Hara 稱，香港的國際文化及營商環境，為製作落戶亞

洲提供了合適條件。團隊早前已在港成立「W2E（HK）Ltd」，英文名稱寓意「West to East」，計劃以香港為起點，長遠在亞洲發展。他續稱，香港站的售票反應超出預期，目前已躋身巡演票務表現最理想的城市之列。

將54匹馬帶到香港，是整個製作的主要挑戰之一。馬匹日前乘專機由比利時抵港，馬會協助安排運輸，提供獸醫及釘蹄師支援，並與漁農自然護理署聯絡完成相關審批。香港賽馬會馬術事務主管龐雅雯表示，為防止歐洲馬匹與香港本地馬匹之間出現疾病傳播，場館地下設有獨立的「生物安全氣泡」，馬房區只限馬伕及指定馬匹專業人員進入。為把啟德體藝館改造成馬術劇場，團隊運入150噸沙及15車器材，並在場館內鋪設沙地舞台、搭建馬房及後台區域。

參演馬匹來自包括意大利、瑞士、西班牙及

荷蘭等地。團隊按照每匹馬的外形、性格及能力安排演出，讓牠們在劇情中承擔不同角色和象徵意義。馬術編導 Siri Paratsch 則將劇情中的情緒和動作轉化為馬術编排，並確保騎手與馬匹安全、自在地完成演出。

來自意大利的自由馬術騎手 Bartolo Messina，多年來一直參與《CAVALLUNA》演出。他在受訪時表示：「我在舞台上與馬匹的互動，核心就在於隨時和牠們保持連結。」談及人與馬的關係，Bartolo 認為，自己是馬匹的引領者，「牠們視我為另一匹馬，而不是人類。之所以牠們跟隨我，是因為牠們信任我。」遇到突發情況時，人和馬亦會互相影響，「牠們會表現得像你一樣。如果你保持冷靜，牠們就會跟隨你的肢體語言，運作不順的事情便會逐漸回到正軌。」

「俠影翩躚」回望鄭佩佩演藝人生

【大公報訊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電影資料館的「影畫早晨」節目將以「俠影翩躚——懷念鄭佩佩」為題，精選10部由鄭佩佩演出的不同類型電影，從愛情文藝片、武俠片、功夫片以至喜劇，由10月2日至12月4日在資料館電影院放映，重溫她能文能武的非凡演藝人生。電影門票今日起於城市售票網發售。

有「武俠影后」之稱的鄭佩佩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縱橫影壇，她擁有深厚的舞蹈基礎，以剛柔並濟的女俠形象深入民心，亦從電影跨進電視，在不同領域均閃耀璀璨。

愛情文藝片《情人石》（1964）和《蘭嶼之歌》（1965）由剛出道的鄭佩佩擔任

女主角，青春洋溢的鄭佩佩飾演純真活潑的少女，絲絲入扣，在漁港和海島美景下散發出自然的魅力。

鄭佩佩在邵氏時期主演多部經典武俠片，包括《大醉俠》（1966）、《金燕子》（1968），和《毒龍潭》



▲10部鄭佩佩經典電影10月起連映。

（1969），無論是女俠的英姿颯颯、初入江湖的女兒的天真稚嫩，或作為母親愛女情切，鄭佩佩的演繹都恰如其分。

除在武俠片大放異彩，鄭佩佩在歌舞片《香江花月夜》（1967）充分發揮她的舞蹈造詣，在間諜喜劇《諜網嬌娃》（1967）胡鬧惹笑的劇情中，亦展現她擔當喜劇演員的演技。

《鐵娃》（1973）是鄭佩佩首部功夫片，完美駕馭這種硬橋硬馬的武打演出方式。她在《七小福》（1988）飾演戲班師傅，把內斂克制的情感演繹得優雅動人。在經典喜劇《唐伯虎點秋香》（1993），鄭佩佩以極具喜感且誇張的演技飾演華夫人這個配角，成為她的喜劇代表作之一。

搖滾歌手何勇離世 終年57歲

【大公報訊】中國內地知名搖滾歌手、「魔岩三傑」之一的何勇於9月1日在北京去世，終年57歲。何勇1969年2月15日生於北京，6歲開始跟隨父親何玉生學習音樂。1994年發表首張個人專輯《垃圾場》



▲1994年，何勇在紅館演唱。資料圖片

（《麒麟日記》），同年更與竇唯、張楚一同登上香港紅磡體育館演出，這場名為「搖滾中國樂勢力」的演出在當時轟動華語樂壇，也讓「魔岩三傑」成為中國搖滾史上具代表性的名

字。由於多年來受疾病困擾，何勇鮮少公開露面。他雖然作品不多，但《姑娘漂亮》《鐘鼓樓》等作品至今仍被廣泛傳唱，成為華語搖滾樂壇難以取代的經典。何勇過去曾談及自己對音樂與藝術的看法，認為生活或許不可能完美，但藝術的存在，正是讓人能夠創造「完美的事情」，其中包含作品本身的品質，也承載着文化意義，以及與時代、社會共同呼吸的痕跡。